

詩

經

原

始

處詩能處全在首
四句多少和平中
正之古相確自見
取冠三百漢絕唱
也
想神氣絕似音通
寫精神振響在此
不無前後皆平水
矣
友字樂字一貫深

某謂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爵之召公香
不知王者諸侯之風何所分周召之繫何所屬且其時文
王亦諸侯也安見其爲王者風乎爾雅以前則公猶未生
甘棠而後召公則已死以二南分屬二公其始之生前乎
抑屬之死後乎此等臆說陳陳相因朱時不能正又從而
和之無怪其來姚氏之議以爲尊序莫如朱矣夫天地元
音原有其會文王雖有聖德非運際則洽亦不能使里巷
歌謠頌元氣而譜正聲洋洋如是之盛也故詩至二南詩
之盛極于戴下無能爲
繼此豈特房中樂哉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輟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三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五

右關雎五章章四句鄭氏原曰目從小序以爲后如之德集傳

鴻雁室

詩經原詩卷之一

周南

三十六種之三

一異快足滿意而
又不涉於侈靡所
謂樂而不淫也

又謂宮人之咏大妣文王皆無確證詩中亦無一語及宮闈况
文王大妣耶竊謂風者皆採自民間者也若君妣則以頌體爲
宜此詩蓋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爲房中樂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而無不宜焉然非文王大妣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
咸歸於正則民間歌謠亦何從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耶聖人
取之以冠三百篇首非獨以其爲夫婦之始可以風天下而厚
人倫也蓋將見周家發祥之兆未嘗不自宮闈始耳故禮是詩
者以爲咏文王大妣也可卽以爲文王大妣之德化及民而因

以成此朔洽之風也亦無不可又何必定考其爲誰氏作歟

附錄

蘇氏際恒曰小序謂后妃之德大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寤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因律字行爲此說則是以爲后妃自咏以叙女指妾媵其不可
通者四雖均難雄和鳴有夫婦之象故託以起興今以妾媵爲

聽竊窺妙猶緣皆足毛傳訓幽閒幽或有之閒則於窺窺何見
乎窺窺窺窺字雖從穴然與便娟等字對用則仍是閒幽靜之
意非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固不可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根生水底莖如絞股上青下白紫葉赤圓徑寸餘浮在左右
水而季氏橋曰苕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游可爲菹左右傳
或左或右流集傳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甄氏曝恒且毛傳曰
言無方也流集傳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甄氏曝恒且毛傳曰
也若然以苕菜爲共祭祀用故后妃及之則是直賦其事何云
興乎是誤以采蘋釋關雎矣自毛爲此說鄭氏執泥左右字附
會爲妾媵助而求之以實其大嫺求淑女之說或不從其說者
謂苕菜取喻其柔又謂喻其潔皆謬按苕菜只是承上雕鴉來
亦河洲所有之物故卽所見以起興耳不必求之過深毛傳云
流求也未聞流之調求者且卽言求上亦不應作流也左傳云
求之下聚接求之不得則此處正以苕菜喻其左右無方隨水
而流未卽得也集傳云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不從流之謂求
是已取之二字則又添出絮流卽苕菜之隨水而流左右流言
其左右皆流而無方也正以起下求之不得意至下章則采而
得之末章則既得而熟薦之詩人用字自有淺深次序井然
後兩方字不過相承而下不可過泥若鄭說以左右爲助義
非唯不得詩之佳處卽文義亦有所不通此處求之尚未必得
何遽云事宗廟耶卽毛之訓流爲求詩下文何不接云采苕菜

道教葛之初生三
句爲一截唐人多
有此體
拍詩既成以至服
之極其下汚滯
二章歸正而三

之流之不得而又明言求之不用流字時何以故說詩如此登
不可笑爲密謂萬學家不可言詩考據家亦不可言詩卽此亦
見一斑桃氏駁之當已唯謂芥菜非取其菜潔不過承上雁鴉
來以爲河洲所有之物而已則恐非詩人意也夫河洲所有之
物亦多矣詩人何獨有取於芥菜耶且桃氏亦以此爲興而比
矣使非衆且深則何比之有此又好爲辨擊古人者之過耳
服猶懷 雁轉反側 安稅 莖 熟而薦 也

流 九求 月本韻 得 今韻十服

一今韻側 叶韻 宋屋 二韻今 葉 采 今韻友 十五有 叶韻二
韻今亦 莖 今韻二 樂 今韻十 迥韻 後凡標韻皆今

葛覃 因歸而致婦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漉。爲絺爲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滯我衣。害澼害否。歸逝父母。

言字兩傳字兩齊
字級得何等從容
不迫的是大家開
幾頁讀口吻

右葛覃三章章六句小序以爲后妃之本集傳遂以爲后妃所
自作不知何所證據以致駁之者云后處深宮安得見葛之延
於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間爲鳴犢木景象乎澗澗后縱勤勞豈
必親手是刈是獲后卽節儉亦不至歸寧尙服澗衣縱或有之
亦屬矯強非情之正豈得爲一國母儀乎蓋此亦采之民間與
關雎同爲房中樂前咏初昏此賦歸寧耳因歸寧而澗衣因澗
衣而念絺綌因絺綌而想葛之初生至于刈獲以見一物之成
亦非易易而服之者敢有厥心哉縱至歸寧以見父母所服私
衣亦不過澗澗舊物而已可見周家王業勤儉爲本以故民間
婦道亦觀感成風聖人取之以次關雎亦欲爲萬世婦德立之
範耳

因欲言其而動
入念故來游盤而
實彼周行已有一
注深情之概

下三章實代對面
著筆歷想共於若
之狀則自實而愈
不流竟末乃極意
獻寫何急停物結
之應後世社而少
夜郎州一首脫
記於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一步彼崔嵬我馬蹉蹶

我姑酌彼金盞維以不永懷二步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觥維以不永傷三步彼砢矣我馬瘠矣我僕瘠矣云何吁矣四

右卷耳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志大序以爲后妃求賢審

官皆因左傳引此詩謂楚于是乎能官人遂解周行爲周之行

列毛鄭依之歐陽氏始駁之云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

責其說是矣然其自解則以后妃諷君子愛惜人才爲言仍與

舊說無異姚氏際恒既知其非而又無辭以解此詩乃曰且當

依左傳謂文王求賢官人以其道遠未至聞其在途勞苦而作

旋又疑執筐終近婦人事不敢直斷遂以首章爲比體此皆左

氏誤之也殊不知古人設詩多斷章取義或於言外別有會心如

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及切磋夫子言精事而子夏悟及禮後皆善於說詩爲夫子所許左氏解此詩亦言外別有會心耳豈可執爲證據况周行可訓行列執篋終非男子求賢審官是何等事而乃以婦人執篋爲比耶惟集傳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下皆託言登山以望所懷之人差爲得之然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俛徂望雖曰言之亦傷大義故又爲楊氏用修所駁曰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陟岡者文王陟之立黃者文王之馬痛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路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意耳然仍泥定后妃則執篋蹀躞路亦豈后妃事耶且維以不承後雜以不承傷者聊以自解之辭耳則酌彼金罍二語當

屬下說雖曰飲酒非婦人事然非杜康無以解憂不必以僻害
意可也故愚謂此詩當是婦人念夫行役而憫其勞苦之作聖
人編之葛覃之後一以見女工之勤一以見婦情之篤同爲房
中樂可以被諸管絃而歌之家庭之際者也如必以爲託辭則
詩人借夫婦情以寓君臣朋友義也乃可不必執定后妃以爲
言則求賢官人之意亦無不可通也

卷耳

毛氏莪曰芥耳也陸氏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茹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瑤或

謂之耳瑤幽州人謂之雷耳郭氏璞曰亦名頃也筐竹實舍周
胡桑江東呼常來采子曰據本草卽今蒼耳也筐竹實舍周
行大道也魏氏際恒曰周行左傳作周之行列毛如依之履氏
行云詩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爲周之行列惟卷
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被示爲真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
爲發幣于列位共義尤迂毛以卷耳爲列位鹿鳴爲大道大東
無傳則周行二字有兩義一爲列位一爲道而道又鹿鳴爲道
義之道大東爲道路之道按嚴謂則行有二義一爲列位一爲

道猶近是蓋卷耳曰真鹿鳴大東曰示日行用字原有別若謂
 道又一為道義之道一為道路之道則未然均為道路也解見
 鹿鳴按荀子解蔽篇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
 欲周行以用心不可疑賊為言諸子引經隨事取義不可為據
 蘇氏劉氏並祖述之為解非也又淮南子引此以為言燕遠世
 亦不可用行案朱子亦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
 鹿鳴乃道義之道此陟升崔嵬之賦石者爾雅云石戴土相互
 周行當以大道為是陟也嵬嵬之賦石者爾雅云石戴土相互
 異恩以為皆不可通崔嵬字皆不從石安得謂之石戴土也
 戴石耶按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只言其高于義為當
 說許氏做巨憂循器刺為雲雷之
 兕觥下賤也憂循器刺為雲雷之
 馬病不痛人病不能進也痛能行也

兕觥 七人其十一行 通韻 鬼十賤 憂懷 同本韻 同 陽 黃

月 觥 庚入傷 陽 通韻 祖 七 瘡 痛 吁 同本韻 愈此詩陳首何外句 同 陽 黃

榑木 祝所天也

南有榑木葛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榑木葛藟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三章只易六字而往復無味思之

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如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三章

右樛木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逮下大序述衍為無嫉妒之心集傳因之謂眾妾之頌后妃似矣然詩詞並無樂德意而何以見其無嫉妒心耶觀葛藟荒等字有纏綿依附之意如葛藟之施松柏似於夫婦為近而偽傳又云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化而歸心于周其說亦是總之君臣夫婦義本相通詩人亦不過藉夫婦情以喻君臣義其詞愈婉其情愈深即謂之實指文王亦奚不可而必歸諸眾妾作則固矣

樛木 木下曲曰樛 葛藟陸氏曰藟一名 只語助 福

履 履氏聚曰動罔綏也荒也 將助也 祭旋繞之 成疏

為 派室 讀 書 三 十六 卷 之三

勳

勳

支綬

同

本韻

荒

將

同

本韻

榮

成

同

本韻

孟斯 美多男也

孟斯羽。誥誥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孟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孟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暨暨兮。

詩只平語唯六字
續得甚新

右孟斯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子孫衆多。大序因言若孟斯不如忌。則子孫衆多。集傳從之。而微易其辭。以孟斯爲不如忌。固有說。歟。卽謂后妃不如忌。而子孫衆多。亦屬擬議。附會之詞。且謂此詩爲衆妾所作。則尤武斷。無稽。周家媵妾。縱多賢淑。安見其爲女學士。耶。當是之時。子孫衆多。莫若文王。詩人美之。固宜。但其措詞。亦僅借孟斯爲比。未嘗顯頌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讀者細咏詩詞。當能得諸言外。

點絕國于古詞賦
香金之氣
益遠首章文實則
于歸後事如絲
成實于高枝亦以
見婦人貴有子也

蠡斯 毛氏其曰蠡斯蝓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蠡斯七月

春莫葉傳蠡斯蝓屬長而背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

九十九子蘇氏際桓曰蠡斯之斯語辭猶鹿斯也幽風斯

蘇動股則又以斯居上猶斯于斯神也不可以蠡斯二字爲名

一生百子皆不知何從數之而得此數耶爾指人集傳必以爲

指發斯亦不知何意如謂不便爾后如天保定爾臣爾君矣

說說貌和集振振貌盛澆澆聲飛繩繩不絕揖揖也螿螿多之意

國說 十一振 同本韻 燕十繩 同本韻 揖十四螿 同本韻

桃夭 喜之子能宜室家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一桃之夭夭有實其實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二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三

右桃夭三章章四句小序曰后妃之所致也大序因言不妒忌

則男女以正昏媾以時國無懈民也此亦本孟子大王好色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爲言然必謂不好忌者何哉夫后妃不好忌
豈待人言亦豈待頌言而後信哉即使妬忌亦與小民昏媾何
涉此皆迂論雖通不足以發詩意也集傳此章專言文王之化
自家而國其說近是然又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以證桃夭之
時則又泥而僻通桃夭不過取其色以喻之子且春華初茂卽
芳齡正盛時耳故以爲比非必謂桃夭時之子可盡于歸也僞
傳又以爲美后妃而作關雎美后妃矣而此又美后妃乎且呼
后妃爲之子恐詩人輕薄亦不至猥褻如此之甚耳蓋此亦咏
新昏詩與關雎同爲房中樂如後世催妝坐筵等詞特關雎從
男求女一面說此從女歸男一面說互相掩映同爲美俗而此

詩氣體稍輕故不得與關雎並次螽斯後別爲一樂可也然以如花勝玉之子而宜室宜家可謂德色雙美豔稱一時雖不知其所咏何人然亦非公侯世族賢淑名媛不足以當卽謂之樂而不淫也可

果

桃

木天少好灼灼鮮明孔氏類達且天言桃之少

而不少此詩天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歸人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此女少而色盛也歸人謂嫁宜和順之意采芣氏晉曰之子所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日歸宜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考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嗚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如教化伯於上之子則效應於下故子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養實之盛也采氏道行日見華艷者鮮實以觀感感之機矣 養實之盛也采氏道行日見華艷者鮮實日有費共實彼于蔡蔡 盛 歸者之有子似之蔡蔡 貌

標韻 華麻六家 本韻 實四室 本韻 蔡十一 人月 本韻

免置 美獵士為王氣所特鍾也

肅肅免置。柶之丁丁。赴赴武夫。侯于城一。肅肅免置。施于中逸。

赴赴武夫。侯好仇。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侯腹心。

章三

肅肅二字寫出取
存置清之說
于城好仇腹心即
柶上肅肅字君出
落肅字語可照上
林羽獵具與肅賦

右免置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化不知武夫於后如何與
章章牽涉后妃此尤無理可厭集傳云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
置免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亦屬虛衍附會毫無徵實
按墨子曰文王舉閔夭太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備
如金仁山胡休仲多主是說以為誦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
如文王狩獵而得呂望之類姚氏亦以為然然則呂望閔夭太

遠支仇十一叶韻 林十二心 同本韻

采芣 拾萊謔歌欣仁風之和聲也

一片元音無故
實通篇只六字
換而婦女拾萊
芣如實和語

采。采。芣。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采。采。芣。芣。薄。言。擷。之。
采。采。芣。芣。薄。言。將。之。采。采。芣。芣。薄。言。結。之。采。采。芣。芣。薄。言。頌。之。

章三

右采芣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美大序云和平則婦人樂
有子矣皆因泥讀采芣之過按毛傳云采芣車前宜慎妊焉車
前通利藥謂治產難或有之謂其樂有子則大謬姚氏際恒駁
之謂車前非宜男草其說是矣然又無辭以解此詩豈以其無
所指實殊不知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
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

撥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此詩恍聽田家婦女
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矣若遇
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
不必細釋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權歌等詞類多以方
言入韻評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咏歌卽漢樂
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
爲千古絕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則可與論是詩之旨矣集
傳云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
以相樂其說不爲無見然必謂爲婦人自賦則應斷矣蓋此詩
卽當時竹枝詞也詩人自咏其國風俗如此或作此以畀婦女
輩俾自歌之互相娛樂亦未可知今世南方婦女登山採茶結

件謳歌猶有此遺風云

采芣

爾雅芣芣馬馬車前

爾雅芣芣馬馬車前韓氏嬰曰直曰車前羅曰芣在牛跡上生故撮拾子也藉其社也

實取其藉以衣貯之而藉以衣貯之而

也問

采芣

十有五有叶韻

撮也持

同木韻

藉九韻

本韻

漢廣 江干樵唱德化之廣被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楚之子于歸言

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楚之子于歸言

刈其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

從喬木與起為下
刈薪弘水
中間插入游女未
忽掛開標離合標
結之致
後二章刈楚刈蕞
乃寫正面仍帶定
游女妙在有意無
意之間
漢廣三章各賦一

右漢廣三章章八句小序謂德廣所及大序因謂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集傳以下諸家莫不本此以爲江漢游女非復前日可求以見文王之化之廣矣然翹翹錯薪數語終無著落豈虛衍哉夫錯薪非游囑地刈楚亦於女子無關乃不言采蘭贈勺而云擔柴刈草豈不大煞風景姚氏際恒謂古者賓客至必共其芻薪薪以爲爨芻以秣馬是以游女爲賓客矣旣以游女爲賓客而又欲戲而求之豈禮也哉下文忽又謂其女子自有夫彼將刈楚刈蕪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猶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前後兩說自相矛盾尤不可解唯歐陽氏說雖爲執鞭所欣慕之意差爲近之然刈楚刈蕪亦無詞以爲之說殊知此詩卽爲刈楚刈蕪而作所謂樵唱是也近世

楚粵嶺巖間樵子入山多唱山謠響應林谷盤勞者謦歌所以忘勞耳其詞大抵男女相贈答私心愛慕之情有近乎淫者亦有以禮自持者文在雅俗之間而音節則自然天籟也當其佳處往往入神有學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愚意此詩亦必當時詩人歌以付樵故首章先言喬木起興爲採樵地次卽言刈楚爲題正面三兼言刈萋乃採薪餘事中間帶言游女則不過借以抒懷聊寫幽思自適其意云爾終篇忽疊咏江漢覺烟水茫茫浩渺無際廣不可派長更無方唯有徘徊瞻望長歌浩歎而已故取之以况游女不可求之意也可卽以之比文王德廣洋洋也亦無不可總之詩人之詩言外別有會心不可以迹相求然則大史取之抑又何哉蓋國風多里巷詞况此山謠猶能以禮

何自來於是復以家人懋辭爲解以父母屬文王矣而又引嚴氏說更以父母爲己之父母紛紛攢譏原無定解唯何元子曰時蓋文王以脩職貢之故往來於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之說差近而姚氏以爲想像而得蓋其心尙無定識耳愚謂商辛無道王室久如焚燬天下臣民皇皇無定莫不欲得明主而事之矣及聞西伯發政施仁視民如傷莫不引領延伫若大旱之望雲霓所謂怒如調飢是也汝旁諸國去周尤近故首先嚮化歸心愈亟唯恐其棄予如遺耳一旦得晤君侯見其淵遠大度愛民若子實能容衆而不我棄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不覺欣欣然有喜色而羣相慰勞曰父老苦商久矣王室其如燬乎嗟我勞人頽如魴尾然亦將有所歸也何也以西伯近在咫尺不啻

如赤子之依父母耳此馬援所謂當今之時非但君之擇臣臣亦擇君也然而商政雖虐天命未改詩人不敢顯言故託爲婦人喜見其夫之詞曰王室曰父母則又情不自禁其辭且躍然紙上矣誰謂詩旨隱而不露哉

遊

也汝水名彙總汝水出汝州天惠山逕蔡州今河南汝州府

宋潁州今江南條枚彙傳枝曰條棘而曰枝孔氏類達曰大木不

也怒孔氏類達曰釋結云怒思也釋言云怒仇也然則怒之爲

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訓彙傳訓一作稠重也王氏安石

之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訓曰飢而作稠重也王氏安石

孔氏類達曰釋餘也左傳曰晉國不推柴屑之闕馵也飢氏

而及肆是驛父曰把夏僕也其婢爲復生之儻馵也飢氏

孔也

江東呼爲編赤赤也孔氏類達曰魚鮪尾是各流而仿伴也

標

枝十飢

交四通韻

肆如乘

同本韻

燬

四通同本韻

燬

四通同本韻

麟之趾

美公族龍種盡非常人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一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二麟

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三章

右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小序謂關雎之應關雎未必專咏文王

麟趾則實美周家子姓族其何以云應也即使其應亦當應螽

斯而不應麟趾何者以麟趾兼言子姓族非專咏文王子也顧

何以螽斯不云應而麟趾則云應乎大序謂衰世之公子皆信

厚如麟趾之時麟何以有時其不邇已爲歐陽氏蘇氏所譏卽

謂衰世公子亦殊謬戾夫旣謂關雎化行則邇治時矣而何以

云衰世耶集傳云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尤可怪分麟與趾

爲二物豈物性善而足或有不善乎天下父賢而子不肖者有之未有物善而足不善者且以麟比文王后妃以趾定角分配子姓族則下文于嗟麟兮之麟又將誰屬以爲美子姓族也則現以麟爲文王后妃矣以爲美文王后妃也而下文云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是又明明以之比子姓族爲文王后妃之應矣一言而自相矛盾也如是豈尙能得意旨哉大凡詩家咏物一意而分數層體例然耳非謂麟趾必公子麟定必公姓麟角必公族也唯言子姓族則由親及疎言趾定角則自下而上至詩中大旨則姚氏際恒云蓋麟爲神獸世不常出王之子孫亦各非常人所以與比而歎美之耳杜詩云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可爲此詩下一注腳

夫文王爲開國聖主其子若孫卽武王周公卿叔康叔輩當時同在振振公子中德雖未顯而器宇自異詩人窺之早有以卜其後之必昌故欲作詩以歎美其人而非神獸不足以相擬乃

借麟爲比口中雖美麟兮不置其實神注諸公子而不已也

異

麟 葉傳辭磨身牛尾毛蟲之長也陸氏璣曰麟色黃貝蹄音中鐘呂行中規矩行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不借

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也足振振魏氏際恒曰振振起振與意毛制王者至仁則出趾也振振魏氏際恒曰振振起振與意毛與角又何以無解乎且其以趾之故故訓振振爲仁厚然則定因此而遷就于彼也乘傳則于此訓振振爲仁厚子孫斯亦然是厚于益斯訓盛貌又兩爲其說並可笑定或作顛釋畜云的顛亦顛也角角端有肉

韻

趾紙子同木韻

定二十姓二十通韻

角三族一通韻

聲十一異熱尾三

韻

詩經卷之七

七

三十六種之三

以上周南詩凡十有一篇

小序章章率合后如嘒嘒廣法

言后如之德桃天下則文王齊國治之效而天下亦漸
平焉末仍本序以爲關雎之應后如亦不爲無助如此是
周南諸詩皆爲后如作立可曰周類矣而何以爲風且可
曰太姬頌矣又何以爲周而夫曰風則必一國之風非一
廷兼頌可知曰國風則必一國之風非一國之風非一國
今既篇篇歸美后如仍復謂之周南豈不與命義大相
左乎且文王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至于天下平時不謂
然何必牽引大學以釋風詩致使詞爲理醉旨被孽象不
得溫柔敦厚旨而何以識風刺義耶夫子說詩曰興曰觀
曰羣曰怨往從言外以見其意非穿鑿附會以求之也所
謂言者無罪問之者足以戒其意亦可想已愚案周南十
一篇皆周人自咏其國風也唯魯詩之游獵賦趾及公室
斯矣后如之多男免喜文王之游獵賦趾見公族之日
盛要皆假物咏嘆未嘗顯言稱頌所以爲風也然既采之
民謠而又兼咏君如者何哉夫民有民俗國有風兼收
並錄得失斯見首六章皆咏婦德見風化起自家庭也免
置游緜采芣苢離騷廣雅則郊外風焉至於美公族及
境外見遠人勸化爲天下歸心之漸躡則美公族及
發所自始故以是爲終焉緜心之漸躡則美公族及
節優柔順中正溫敦得天地大和朔洽氣所以爲風之

正唯漢賈氣體差濶而肆汝墳與中有怨與前後諸詩小
異卽謂爲正風之變也亦宜此亦天地自然元音不可強
而爲之
者也

詩經原始卷之一終

隴州門人李冲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二目錄

國風二

召南 十三首

鵲巢 昏禮告廟詞也

采芣 夫人親蠶事于公宮也

草蟲 思君念切也

采蘋 女將嫁而教之以告於其先也

甘棠 思召伯也

行露 貧士卻昏以遠嫌也

殷其雷 諷衆士以歸周也

標有梅 諷君相求賢也

小星 小臣行役自甘也

江有汜 商婦爲夫所棄而無慰也

野有死麕 拒招隱也

何彼穠矣 諷王姬車服漸侈也

騶虞 獵不盡殺也

詩經原始卷之二

寶賚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二

召南

召地名與周邑皆在岐山陽故南而地方最廣武王得天下後封旦於周卽封奭於召以爲采邑周召二公之號由此起其所採民間歌謠有與公涉者有與公無涉者均謂之召南蓋皆召以南之詩故亦南之而已召與周近地同俗同故詩之音亦畧同且先天下而後文王之化者又莫不同此所以與周南同爲國風之正而居三百之首者也若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與樂傳謂召公宣布於外其詩得之南國則謂之南者均不可從夫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獨行於南哉且文王昭上有商王周召未得分封又何以有召公循行南國宣布於外之事天子在上諸侯攝使大夫宣政列國此何如臣而諸儒乃以經文王耶

鵲巢 昏禮告廟詞也

其說只在首二語
雖若敷衍且實中
全刺不及附離述
矣

二句皆以昏詞爲
首如易上經首乾
坤下經首咸恒陰
陽爲道所始也

維鳩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鳩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鳩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三

右鳩巢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夫人之德也大序衍爲國君積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鳩乃可配焉集傳更謂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三說均似可通然詩本咏昏姻而何以鳩起興終無定解自序傳來說詩者無不以鳩巢鳩居況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類也鳩爲異物也而何以爲配乎姚氏際恒最攻序傳力駁鳩巧鳩拙之說至舉其附會者四可謂痛切言之矣乃其自解詩意又以爲言鳩者以爲之異類况人之異類也其言集居者况女之

居男室也則典舊說何異且謂以鳥之異類况人之異類乃女
縱不同體而謂之異類可乎哉此不通之論也然則何以爲鵲
鳩辨竊意鵲巢自喻他人成室耳鳩乃取譬新昏人也蓋新昏
者必治室所謂爲葦葦飛蟬聯鵲起無不極意輝煌以爲美觀
又况鵲善營巢故以爲比鳩則性慈而多子曹之詩曰鳩鳩在
桑其子七兮凡娶婦者未有不祝其多男而又冀其肯堂肯楹
也當時之人必有依人大厦以成昏者故詩人咏之後竟以爲
典要耳否則公族子姓寵遇天王得邀賜第爲子娶婦其內詩
人旣美其宮室之富又頌其子婦之賢亦未可知然細咏詩詞
與國雅雖同賦初昏而義旨迥別國雅似後世催妝花燭等詩
此則語近祝詞古昏禮必告廟祝版樂章當有用者但無攷耳

而左傳曰國布几筵告于社共之廟既有告則有文既有文即有歌此亦禮之相因而致者愚故疑其爲告廟詞也

四 蘇氏際恒曰鶉巢鶉居自傳序以來無不附會爲說失風

德嗟乎一鳩耳有何德而且以知其爲均壹哉此附會之一也
毛傳云鶉巢不自爲巢居鶉之成巢安見其不自爲巢而居成
巢乎此附會之二也歐陽氏曰今人止謂之鶉者抽鳥也不能
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巢便以生子
往往墜鶉雛而死鶉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則巢而去在於
物理亦有始末處彼空巢按其謂鳩性拙無絲且謂鳩性拙
不能作巢者取喻女子然則可謂女性拙不能作家而利男子之
用配合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以性拙不能作家而利男子之家
也且男以有女方謂之有家則作家正宜始女耳又謂在屋
瓦間幾會見瓦間有鳩者又謂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夫對上
架枝此即巢矣何謂不成巢乎又謂鳩生子墜鶉雛而死又
謂鶉生雛散飛棄巢而去今皆未曾見此附會之三也王若山
曰詩人偶見鶉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附會之
病也若然是既於道上見嫁女而又適見鳩若鶉巢因以爲與
恐無此事其說名爲極說實成固滯此附會之四也惟舉其說
之傳世者數端其他難說不能殫述按此詩之意其言鶉巢者

宮等字以爲祭祀用耳殊不知糞乃生蠶之物陸氏佃云蒿青而高糞白而繁七月之詩曰采芣祁祁以生蠶也今覆蠶種尙用蒿云且詩卒章曰薄言還歸亦非祭祀意夫曰祭則必有一番敬謹以將事意今日傳言豈禮也哉樂傳不得其解乃引祭義曰反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遠去愛敬之無已也續者試咏還歸句夫豈陶陶遂遂之謂乎抑尙有愛敬無已之心乎何曲爲之說如是也案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率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率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蠶

三盆手遺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緗朱絲之玄黃之
以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此詩正爲此賦也曰
采芣者以生蠶也于沼于沚于澗之中者以近川也曰事者蠶
事也曰宮者蠶室也曰公者公桑也曰夙夜者猶言朝夕以供
蠶事也曰被者首飾也曰儻儻者僕婦衆多也曰祁祁者歸婦
如雲也蓋蠶事方興之始三宮夫人世婦皆入于室其僕婦衆
多蠶婦尤盛僮儻然朝夕往來以供蠶事不辨其人但見首飾
之招搖往還而已蠶事既卒而後三宮夫人世婦又皆各言還
歸其僕婦衆多蠶婦亦盛祁祁然舒容緩步徐徐而歸亦不辨
其人但見首飾之簇擁如雲而已此蠶事始終景象如是讀者
可無疑義已召地去周末達故風尚畧同則有葛覃召亦有采

樂均之蠶桑爲本女工是重創業如此流澤可知嗚乎此周之

所以王且久也後世有天下國家寶者其尙以此爲法乎哉

白葛

白葛也陸氏璞曰凡又白色爲縞縞春始生及秋香莢

夏小正傳曰葛繅也事也 縞事 縞山夾水 縞縞傳被首傳 縞縞

胡游胡勞物也 縞事也 縞事 縞山夾水 縞縞傳被首傳 縞縞

縞傳訓縞無破姚氏亦不能詳 縞縞從人 風也 夜朝父也 縞言

益僮僕之儉曰僮僮者僕婦眾多之貌耳 公系 祁祁 詩祁祁如

公也 祁祁 詩祁祁如 中東宮 本韻 縞事 公 本韻 祁

五歸 同 本韻 草蟲 思君念切也

嗶嗶草蟲趨趨阜蝻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降 一 嗶嗶彼南山言采其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山扶而乘時會
及影全自切水裝

試讀如續

未見却想及既見
情此透過一層
法也

既覯止我心則說二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三

右草蟲三章章七句小序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集傳以爲南
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
思其君子如此集傳不過呆相小序則節外生枝細咏詩詞何
嘗有以禮自意即一婦思夫而必牽及文王之化者何哉至
有謂其惟恐爲淫風所染因取此物以自警無論草蟲至微非
自警之物卽其夫偶一在外而妻遠幾幾乎不自保其爲淫俗
所染此尙成婦道耶姚氏謂前章說詩至此真堪一唾未免過
激然亦未爲過也其餘紛紛異說尙多有謂其爲未嫁之女言
者有謂其爲既嫁之婦言者亦有謂其爲方嫁在途而言者更

無足道此蓋詩人託男女情以爲君臣念耳始因秋蟲以寄恨
繼歷春景而憂思既未能見則更設爲既見情形以自慰其幽
思無已之心此善言情作也然皆虛想非眞實觀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蠅姑夕鳴悲明月何皎皎等篇皆是此意夫臣子
思君未可顯言故每假思婦情以寓其忠君愛國意使讀者自
得其意於言外則情以愈曲而愈深詞以益隱而益顯然後世
之人從而歌咏之亦不覺其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生乃所
以爲詩之至也孔子云詩可以興者非是之謂歟不然彼婦自
思其夫縱極工妙何足爲風詩之正耶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短如蝗也好

在琴草中

越越

說阜

益

進日

地子也

陸璣云

今人謂

地子爲

祭品及所采之蔬
治祭品及所釀之
祭品及所采之蔬
祭品及所釀之
祭品及所釀之
祭品及所釀之
祭品及所釀之
祭品及所釀之
祭品及所釀之
祭品及所釀之

錢子陸氏仙曰今謂之蜂蝶亦跳亦飛飛不能遠草中仲術也
錢鳴阜錢躍而從之故阜錢曰蕤草蟲謂之負蕤仲術也
觀也降也旋陸氏璣曰周秦曰蕤齊魯曰蕤蕤集傳蕤似蕤而
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述蕤陸氏璣曰蕤亦山菜也蕤葉皆似小
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蕤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
宗廟祭祀頭氏安世曰蕤今之野豌豆苗也
也對人謂之集蕤東坡改名爲元修菜也
平

標註

蕤東

蕤仲

同降

江叶韻

蕤月

蕤九

蕤說

同通韻

蕤五

蕤悲

支夷 同通韻

采蘋，女將嫁而教之以告於其先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筥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章三

右采蘋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大夫妻能循法虔於是傳說皆因

詩經注疏

詩經注疏卷之二

召南

六

三十六種之三

之若未嘗饋季女句者夫既謂之季女則明明是未嫁少女而
乃以爲大夫妻者何哉序傳於周南則章章率合后妃於召南
則章章率合諸侯夫人及大夫妻皆有意分屬二南於王者諸
侯之說誤之遂不顧其詞之自戾也如是何元子則又謂其美
邑姜也於是訓有齊之齊爲齊國之齊又引左傳季蘭爲邑姜
之名以實之尤爲穿鑿臆斷均不可從唯毛傳云古之將嫁女
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者得之鄭氏亦引禮
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
于公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
藻所以成婦順也二說極爲明晰可無疑義而愚則更謂此詩
非咏祀事乃教女者告廟之詞觀其歷敘祭品祭器祭地祭人

循序有法貨實無文與鵲巢異曲同工蓋鵲巢爲婿家告廟詞

此特女家祭先文耳衆論紛紛可無煩置喙其間已

類 萍也嚴氏曰本草木類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曰萍

水上浮萍類可茹而萍不可瀆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茹不可茹豈可以供祭祀乎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一行流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陸氏曰藻水草也萍有二

毛氏風枝曰葉類
字湘爲同音假借
字爲古文多
假借也

以南爲室

室

室

室

向所云亦畧同均不知爲政大體也召伯旣爲天子大臣而臨
民治事必有公室豈可出而就民於田隴之間以博一時愛民
勩政之譽則其僞亦甚矣安在其能久而不忘哉愚謂召伯之
政其浹洽人心深入肌髓者固非一時一事而人之所以珍重
愛惜而獨不忍傷此甘棠樹者必其當日勸農教稼或盡力澆
漁時嘗出而憩止其下其後農享其利人樂其蔭每思召伯而
不得見唯此樹尙幘幘然繁陰茂葉葱蒨如故故不覺視樹思
人以爲此召伯常憩止處也而忍伐而敗之哉不唯不忍伐而
敗之卽一屈抑之亦有所不忍則其德之感人爲何如耶夫民
之不忍忘召伯者一樹尙且如是則其他更可知已詩人咏之
亦卽小以見大耳君子觀於此其平日學道愛人之心尙不能

勃然而興者豈情也哉

甘棠

甘棠，木名。其葉可蔽風日也。甘棠，陸氏環曰：甘棠，今棠梨也。陸氏何

伐

伐，其子有赤白矣。惡白色為甘棠。伐，其子有赤白矣。惡白色為甘棠。

敗

敗，折也。為諸侯之長也。敗，折也。為諸侯之長也。

拜

拜，屈也。屈，氏士。拜，屈也。屈，氏士。

說

說，王以費曰說。或為稅。說，王以費曰說。或為稅。

行露

行露，豸也。豸，蟲也。行露，豸也。豸，蟲也。

厭

厭，行露也。起已將。厭，行露也。起已將。

女無家

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

我墉

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此謂改字上從

三

借行露比起已將
這如這詞意為足
以下乘勢即入墉
不礙于

右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自大序以強暴侵陵貞女
爲言說詩者莫不遵而從之余嘗反覆詩詞而不得其解不敢
隨聲以附和何也大畧解此詩者多執室家不足一語爲辭集
傳先云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處已志以
絕其人後又云汝雖能致我於訟而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
則我亦終不汝從是所爭者室家之禮耳意蓋本康成媒妁之
言不和及毛氏昏禮財帛不過五兩之意以爲禮也果爾則求
爲室家之禮亦易備使其既備而且足不必問其人之爲強暴
與否女亦將屈而從之乎亦尙有所擇乎姚氏際恒亦云此當
是女既許嫁而見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因不肯往以見此女
之賢是又本劉向列女傳申女許嫁於鄧夫家禮不備女以爲

輕禮違制不可以行而致於訟女終持義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舉而揚之之說也夫昏嫁稱家有無此女果賢雖寄庶貨春之士亦當卸裝飾著布裙操作而前以相從茲乃以室家不足故反生悔心致與獄訟而猶謂之爲賢吾不知其賢果安在也說詩至此豈獨爲高叟之謂已乎章氏漢云行露首章似爲此禮君子敬慎避禍而禍猶不免故下二章雖遭獄訟猶守正不從人以守正屬君子不屬貞女其言尙爲有見然亦只泛言其有懷刑遠禍之心而其所以不能免禍之故則未嘗明悉細釋詩意雖不敢妄有臆斷而其中委曲致禍之由似可得言者大抵三代盛時賢人君子守正不阿而食貧自甘不敢妄冀非禮當時必有勢家巨族以女強妻貧士或前已許字於人中

復自悔另圖別嫁者士旣以禮自守豈肯違制相從則不免有
違訟相迫之事故作此詩以見志首章借行露爲比懼其沾汚
而辱吾身也後二章則直明已志以絕之然立志雖嚴而詞實
婉云雀本無角尙穿我屋鼠本無牙尙穿我牆人之自防可不
慎哉此女果賢而尙無夫家也何配不可擇而必速我以獄乎
今旣欲速我獄是明明以獄訟懼我耳我豈以獄訟是懼哉雀
無角而穿屋不謂之有角不得也女無家而違訟不謂之有家
者誰其信哉似此非禮相迫雖速之訟其能違禮以相從乎必
不然矣然女之有家與否吾不可知而吾之終不可以相從者
則以吾家素貧不足與豪富爲禮耳此詩人微意也太史取之
以士處貧困而能以禮自持不爲財色所誘不爲刑法所撓足

右羔羊三章章四句小序謂鶴巢之功致不知何所取意大序以爲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服羔羊則德如羔羊服狐貉不將如狐貉乎且羔羊亦何節儉正直之有爲之解者曰羊性柔順逆亦不進象士之難進易退以爲正直夫以倒退倔強之性爲正直固大可笑而節儉二字仍無著落則其附會無理可知而集傳乃承而用之者何哉姚氏際恒曰此篇美大夫之詩詩人適見其服羔裘而退食卽其履飾步履之間以嘆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可於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也其解委蛇委蛇之神別有會心較之諸家似覺圓通然素縹五緇五絨五總究竟無說以釋其義夫詩人措詞必有指實斷非虛衍毛氏莫曰絀數也古者數絲以莢裘不

失其制意謂羔裘以黑素絛英絛取其分明爲不失制試問羔
裘露絛豈尙成裘凡製衣以無絛爲妙况羔裘純黑尤不宜露
絛所謂裁絛減畫針線迹是也茲乃以素絛英裘成何制度真
可噴也愚意序言節儉二字必有所本特不能言其所以然且
又雜以正直字並謂德如羔羊遂不成語案郝氏敬曰織素絛
爲組拚其絛際曰純毛氏又曰絛絛也胡氏一柱曰合二爲一
謂之總然則純也絛也總也皆絛之之謂也羔裘本當日常制
諸侯視朝之服大夫朝服亦用之唯妄飾與君異使凡在位者
皆羔裘而皆委蛇以退食亦何足異亦何足見其爲賢哉蓋此
詩所咏必有其人在非泛然也觀五純五絛五總之言明是一
裘而五絛之矣夫一裘而五絛之仍不肯棄非節儉何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人稱儉德載在禮經其是之謂乎至於委蛇委蛇則雍容自得之貌使服五絺之裘而無雍容自得之貌無以見其德之美使服五縠之裘雖有雍容之貌而不於自公退食之地見之且恒見之亦無以見其德之純茲則廷臣初見其服如是其貌如是繼見其服如是其貌亦如是久見之其服與貌仍無不如是無所矜亦無所掩不矯強亦不虛飾但覺其舒容安度而自有餘裕焉此雖外儀乎內德蘊焉矣此雖末節乎全德見焉矣夫非道純德懋而臻乎自然境者不足以語此吾故謂必有其人在也其召公之謂歟其召公之謂歟詩人所以一再咏之不已也

羊

羔羊

小曰羔 大曰羊 革皮也 縠皮縠也 縠合衆皮也



皮四支紘五咍支支叶韻 草十一 絨十三 食月 通韻 維二

總東一公月通韻

殷其雷 飄眾士以歸周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遠。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遠。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或遠。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丁卯引州州事
即開其聲如見
六人

右殷其雷三章章六句小序謂勸以義大序乃以為大夫遠行
從政不遠宵處其室家能聞其勤勞勸以義也集傳因之而更
為說曰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姚氏駁云按詩歸哉
歸哉是望其歸之辭絕不見有勸以義之意且冀其歸可也何
必美其德耶二義難以合併其為支辭飾說無疑蓋集傳之云

美其德者以振振乎訓信厚也姚氏又駁之曰振爲振起振興
意亦爲衆盛意若衆盛則婦人無思衆盛之夫之理故毛傳集
傳皆訓信厚於是後人反其思夫者以爲臣之從君焉僞傳曰
召公宣布文王之命諸侯歸焉僞說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
周廟僞傳以振振君子指文王猶如所言振作振起意也僞說
以振振爲衆多貌指衆君子其于振振固皆可通然于何斯遠
斯二句何其意蓋謂何斯遠斯句似婦人思夫之辭振振乃衆
盛意于思夫又不倫故不敢直斷以爲義當闕疑嗟嗟此姚氏
泥解二句爲思夫辭耳嘗讀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所謂盍歸

乎來者非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意乎所謂振振君子者非聞文
王作羣起而振興之士乎曰歸哉歸哉者則相招而來歸者之
辭也然則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之側之下者抑又何說蓋雷震
所以喻號令也文王發政施仁其號令由近而遠猶雷震發聲
自高而下所謂南山者岐周地近終南故每以爲咏耳當時文
王政令方新天下聞聲嚮慕有似雷發殷殷羣蟄啓戶故詩人
借以起興而其振興起舞之意則有不勝其來歸恐後之心焉
僞傳與說雖非古訓頗有所見特以歸哉屬諸侯及受命于克
商後則非蓋此詩必爲伯夷太公輩作耳觀何斯遠斯莫敢或
違意是避難來歸之辭非諸侯口吻然亦近似而幾矣不得以
其僞傳而少之也



般般音何斯斯此遠斯斯此也振振興起也又



韻十哉同本韻句陽七韻同本韻側十三息本韻

下二十處六叶韻

標有梅 諷君相求賢也

標有梅其實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標有梅其實三分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二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三

右標有梅三章章四句小序謂男女及時也毛鄭以下諸家莫不本之然猶不過曰女求男恐其嫁不及時已耳及集傳則甚而言之曰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夫女嫁縱不及時而何至有強暴之辱乎女嫁縱欲及時亦何至迫不能待乎以迫不能待之女而猶謝其能以貞信自守者吾不信也且強暴

之辱貞女恐非大無道之世而又遇極兇暴之人斷不至是曾謂文王化行俗美之世而猶煩貞女之亟亟自慮如是耶此必無事也亦嘗細玩此詩不類男女詞者有三咏昏姻不曰桃而曰梅不曰華而曰實比興殊多不倫一也求壻不曰吉士而曰我庶士加我字於庶士之上尤爲親暱可醜二也亟亟難待至於先通媒妁以自薦情近私奔三也然此猶就其詞氣言之而其大不合者則以女求男爲有乖乎陰陽之義者也然則詩意云何姚氏際恒云此篇乃卿大夫爲君求庶士之詩也章氏潢亦云或者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標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二說庶幾得之何者鹽梅和羹書之喻賢也非標梅之謂乎碩果不食易之象剝也非其實七其實三之謂乎庶常吉

士則周官衆職之稱故曰求士而又曰我庶士親之乃所以近之耳故卜卜吉左氏卜吉之語今既追吉豈不可擇而用之至於今兮謂之則又欲其及時而延訪之矣蓋商周之際創復之秋也山林隱逸借肥遯以韜光者固自不少然求其賢如太公伯夷太顛闔天散宜生輩亦難數數觀又況幾經喪亂幾經沉淪其能久而自存不至爲時所搖落如碩果之不食者豈可多得乎哉若不及早旁求而延訪之則鹽梅和羹之士日漸剝落有老死巖阿以至於盡焉耳雖然士之遇與不遇亦何足慮而特如需材孔亟之世也何哉詩人有念於此故作詩以諷當時在位使勿再事優游而有遺珠之憾云爾

鹽梅

商名也

木也

迨也

今日也

鹽

取也

謂之

諷訪

韻

七四吉月

本韻

三十三

今十二

通韻

堅

未謂

同本韻

本韻

小星 小臣行役自甘也

嗚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一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右小星二章章五句小序以爲惠及下也大序謂夫人無妒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集傳亦謹守其說而不敢背然詩中詞意唯衾裯句近闔詞餘皆不類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且即使此句爲闔隔咏亦青樓移枕就人之意豈深宮進御於君之象哉姚氏際恒解此詩引章俊卿之言以爲小臣行役作因推廣其意云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抱衾裯云者猶後人言襆被之謂

實命不同則較我從事獨賢稍爲渾厚若謂衆妾則是乃其常
分安兒爲后妃之惑及妾媵乎然而詩旨原自分明無如諸公
之錯會其解者何哉夫肅肅臂征者遠行不逮繼之以夜也夙
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命之不同則大小臣工之不一而朝野
勞逸之懸殊也既知命不同而仍克盡其心各安其分不敢有
怨天心不敢有忽王事此何如器識乎藉非文王平日用人無
方使之各盡所長烏能令趙承奉公之士勤勞而無怨曷漢諸
葛武侯亦稱得人嘗罷李平廢廖立爲民及亮卒立垂泣曰吾
終爲左衽矣平聞之亦發憤死度後人之不能復用已也嗟嗟
用人而苟得其平則雖廢棄終身猶不敢怨況于役乎此詩雖
以命自委而循分自安毫無怨懟詞不失敦厚遺旨故可風也

參

星

徵三五

集傳三五言其稽蓋初年或將且時也

征

參

西方二宿之名也

也

星宿也

孔氏

謂建曰

天文志云

參白虎宿三星

正下有三星

曰伐

故言參伐也

星六星

星之為言留

言物成就

言物成就

被禡禡被

發留是也

也

東

公

同

本韻

昂

十一尤

蘇氏

際恒曰

毛傳云昂留

也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此音首留

江有汜

商婦為夫所棄而無愆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

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三

右江有汜三章章五句序訓嫡不以股備數股無怨嫡亦自悔

是則然矣然如嘯歌句何哉蓋嫡之待媵後悔容或有之善處

亦屬常情唯處而樂樂而至於嘯且歌恐非婦婦待妾意且獻者悲歎之辭非和樂意也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王風條其歎矣皆借悲歌以發鬱積氣又安見其爲融融意哉唯黃氏震曰賦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人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以前二章作或然之想以末一章寓無聊之心庶幾乎得之矣然又安知非棄婦詞而必爲媵妾作耶諸儒之必爲媵妾作者他無所據特泥讀之子歸句作于歸解耳殊不知妾婦稱夫亦曰之子如有狐詩云之子無裳之子無帶之類不必定婦人而後稱之然則歸也者還歸之歸非于歸之歸也又明矣此必江漢商人道歸梓里而棄其妾不以相從始則不以備數繼則不與偕

行終且望其盛舍而不之過妾乃作此詩以自歎而自解耳否
則詩人託言棄婦以寫其一生遭際淪落不偶之心亦未可知
然婦女爲人所棄而仍不忍忘其夫猶幸其萬一自悔有以處
我我且嘯歌以自遣則詩人忠厚之旨也與前小星篇同一命
意而詞之激切則更過之嗚乎讀此詩者可以怨矣



汜江決復入爲汜無氏岡曰凡
小政流復還本水者名汜 渚小洲 沱江之別者



汜汜因以同悔悔通韻 清清與與處處離離本韻 沱沱五過歌五過歌

本韻

野有死麋 拒招隱也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韋林有樸。野有死麋。
白茅純束。有女如玉。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

四句副題通篇全用此類
相合正位仍是此
以下百把之之類

右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自來解此詩者不一其說以爲惡無禮者古序也以爲凶荒禮殺以死麕死鹿爲昏禮者毛鄭也以爲淫詩者季明德也以爲刺淫詩者歐陽氏也以爲貞女不爲強暴所污者集傳也紛紛臆斷原無一定夫所謂惡無禮者卽貞女不爲強暴所污說也詩曰吉士傳曰強暴經與傳互相矛盾可乎哉女而懷春尙稱貞女天下有是貞女乎至其拒暴之詞則曰爾姑徐徐來勿感我輒勿吠我尤言何婉而意何切也而乃謂其爲凜然不可犯者誰其信耶若必謂爲淫詩與所謂刺淫之詩則白茅純束有女如玉亦可謂爲失德女而有污潔白之體乎姚氏際恒能知衆說之非而不能獨抒所見仍主山野爲昏之說至謂吉士爲赴赴武夫亦屬不倫

唯章氏潰云野有死麕亦比體也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
諷士之炫才求用而又欲人勿迫於已者差爲得之然謂懷春
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甯不誘之又誤解懷春如玉二語而
爲一也夫曰懷春則其情近乎淫矣曰如玉則其德本無瑕矣
語意各別斷斷不可相混故范氏處義曰女子之德潔白如玉
不可犯以非禮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同
意則其識過章氏遠矣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懷貞不肯出
而用世故託言以謝當世求才之賢也意若曰惟野有死麕故
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檉楸
野有死鹿矣然白茅則純束也而誰其包之有女如玉價本無
瑕也而誰能玷之爾吉士縱欲誘我我其能禁爾以無誘哉亦

惟望爾入山招隱時姑徐徐以云來勿勞我衣冠勿引我吹笙
不至使山中猿鶴共相驚訝也云爾吾亦將去此而他適矣此
詩意極深而詞又甚婉故使讀者猝難領會愚因未敢自信能
窺詩旨要之循章會意其大要亦不甚相遠也或又謂文武盛
時何勞肥遯然巢由並生堯舜之世何害其爲堯舜即夷齊同
避文武之朝又何害其爲文武安知孤竹二子外不更有名賢
遺老高尚其志不肯出而食粟者哉天地之大何所不容聖德
如天亦何所不容然正唯有此高人逸士而能容之乃所以成
文武之世之大也

樸板

樸也陸氏德明曰樸本赤作樸又作嬰樸也青州樸板

人謂之樸樸有樸可合香故以起下樸香意

小木也孔氏穎達曰樸木云樸板心某氏

曰樸板解樸也有心能煎江河間以作柱

鹿

古者皮飾諸侯

召南

九

以勝享又小雅鹿鳴以安肅者脫脫舒緩感動也尤大是嘉儀也故以起下女如玉

標韻 十一春 同本韻 隔句包 有誘 五十叶韻 檄 屋 鹿 同 東

二玉 同通韻 脫 七 脫 八 味 十一 轉韻

何彼積矣 謚王姬車服漸侈也

何彼積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積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三

右何彼積矣三章章四句姚氏際恒云此篇或謂平王指文王或謂卽春秋時平王凡主一說者必望其辭是此而非彼然按主春秋時平王說者居多亦可見人心之同然也章氏潢亦云若必指爲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尙未封齊則齊將

誰指乎又謂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姜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此論出則衆說紛紛可息嘆矣然此詩果如集傳諸家所云美王姬之下嫁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而又能敬且和乎曰未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是美其色之盛極也曷不肅雝是疑其德之有未稱耳有穠豔之色尤必有肅雝之意以將之然後德色雙美可以相慶今觀王姬下嫁其色之豔如桃如李何其如彼之盛乎而德雖未見第卽所駕之車未見肅雝氣象彼王姬乎曷不肅肅雝雝以稱其如桃如李之穠豔而無所疵議乎當姬下嫁日從旁觀者誰不曰此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色相配年相若也及溯其乃祖若父婚嫁時車服非不甚盛而琴瑟鐘鼓之中不失宛窈

好逆之意芳容非不豔冶而桃夭華葉之美自具室家相慶之心今則徒使人嘖嘖稱羨以爲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共此絲蘿之美而已矣其所以能結此絲蘿之美者豈不以王侯世胄互聯姻締如絲之合而爲縉乎由此觀之美中含刺其爲春秋之世也無疑而何以能附二南後乎章氏俊卿又云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愚謂此時召南亦非其舊乃新遷之召南耳故名雖如故而地有變遷風之滄海亦因之使二南所收盡關雕麟趾之盛則其盛亦何足貴此詩所咏雖未必卽於淫泆然以視周初全盛時則德意亦漸侈矣編詩微意固有在歟

石棗

石棗也石經作棗陸氏德明曰唐棗陸氏環曰唐棗莫李
石棗如石反韓詩作棗我音我

末句與于嗟嗚呼
相似而實不同彼
通章以嗚爲比故
末句單點嗚字不
爲突此詩發端未
歷嗚虞末句不得
突出爲比故列嗚
虞斷非嗚也

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華或白或赤五月中
成實大如李子可食郭氏璞曰江東呼夫棧
即真公諸兒審秘莊公十有一年晉榆也合
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共姬魯絲爲之

國

穰

冬醴

本韻

同

華

車

本韻

李

子

本韻

精計一孫十三通韻

騶虞 獵不盡殺也

彼苗者葭壹發五靶于嗟乎騶虞一彼苗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二

右騶虞二章章四句小序謂鵠巢之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皆有心附會文王化行之故集傳更云是卽其所謂騶虞矣以獸比君倫乎不倫固不待辯而自明也惟歐陽氏以騶爲騶固虞爲虞官與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及禮射義合是騶虞

非獸名也。審矣。淮南子與相如封禪等書雖亦有以騶虞名獸者而非詩之所謂騶虞也。祀釋獸云牝豕集傳云牡豕均無足辯。又謂一歲曰豨亦小豕也。夫豕畜於家不生於野何獵之有。豐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謂其食田豕也以祀豨爲田豕。官祿之獸似矣。然旣曰官祿則殺之正宜其多。何五祀而僅一發乎。若一發而中五祀則仁心又安在乎。毛氏萇曰虞人翼五祀以待君之發。歐陽氏因之以爲獸雖五祀矢唯一發以見君心之仁愛及物不私盡殺之意。愚案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曰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似一發之發乃車一發而取獸五非矢一發而中獸五亦非獸雖五祀矢唯一發之說也。夫天子農隙蒐狩將以奉祭祀致禽備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非徒陳

師鞠旅以示威武也故大獸則公之小獸則私之獲者取左耳
是一行圍而所射之獸不一類所獲之禽非一種乃可以享烝
而奉祀若沾沾以一發五豕爲節恐以博仁愛之譽則有餘而
致誠敬之心或不足也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亦
不過獵不盡物物不盡殺之意也云爾而豈以是爲名譽哉然
則壹發五豕之咏詩固無足信歟曰此正詩人之辭不可以辭
害意且舉犯穢爲例而餘獸可知耳至末句不美國君而美虞
人亦如郝氏所云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卽國君之仁
國君之仁卽文王之仁指在虞人而神注國君與文王故曰澤
及昆蟲草木而有以見化育之廣爲王道之成也

烝

實傳烝生出

穀

氏榮且穀

又名

蓬

許氏慎

杜

盛之貌

隄

物而四名

穀

之初生者

蓬

因之以爲雋果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也甘棠以下由方
伯能布文王之化至是而所施者溥所謂其民皞皞而不
知爲之者然其中首張暴欲使陵女子而致訟者有之且女
子懼暴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竟迫不能待者有之且女
子拒暴不及而曰爾姑徐徐來者亦有之詩僅十四篇而
言強暴者三是何強暴之多也以文王之世而強暴徒在
在梗化也如是謂之黑韓世得乎爲之解者曰女子陰柔
易化男子陽剛難馴且商周之際紂之淫風流行民初被
文化未絕故其俗如此殊不知周家世德人民風化已深時至
文王豈尙有強暴使陵事乎前賢大儒說詩如此必有所
據後生小子何敢妄議但事關風化道係人心者亦不可
以不辨夫與其得罪先聖而有誣經之消無甯獲咎後儒
而無附和之嫌孔子教人學詩必首二南以爲不爲周南
召南則猶正始而面而立二南所咏不遇夫婦皆姻草木鳥
獸亦何至不爲之而猶面而立二南所咏不遇夫婦皆姻草木鳥
夫婦者倫行之基人於此而未嘗學焉則身且未修也何
有於家且未齊也何有於國與天下是一步不可行非
面稿而立之謂乎集傳說多本此其所見未嘗不是然而
腐矣况章章率合之歟夫學詩者不可不有無邪之心而
作詩者未必先存無邪之念卽說詩者亦求如詩之意焉
已耳詎可參以己意哉愚觀召南十四篇賦昏姻者五託
言男女詞以寓君臣義者四供蠶事于公宮思仁政于已

往及美儉德嗟行役而頌敗獵者又各一其間有闕乎文
王者有無闕乎文王者有係乎召伯者亦有無係乎召伯
者闕乎文王者殷其黨標有梅小星曠虞是也係乎召伯
者甘棠羔羊是也其餘則皆山林野夫閭巷婦女之詞然
不必定咏文王亦無非文王之化不必定指召伯罔非召
伯之功故可與周南並列爲萬世詩教祖至其音節較之
周南稍迫而直無輕颺和
綏之致故又爲周南亞也

詩經原始卷之二終

隴州門人李冲霄校